

一盏茶香伴书声

■赵郭峰

三山两水间,一座书院崛起,书院名曰枫下。一楼,“十间张”天井保留闽南特色;二楼,回廊楼台“外纳佳景、里通乾坤”。

之前,我也见过许多乡村书院,各有姿色,像枫下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不多。那天,我们围坐在二楼品茶,清风拂过来,拂过风铃,拂过书本,也拂过刻着风霜的脸庞。

大约十年前,书院主人兄妹四人,共同做出一个决定:将出生成长的老屋改造成书院。四兄妹说,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,源于家族的深远影响;他们身体流淌着祖辈读书人的血脉,要以先辈为灯、为榜样。

走近书院,只见大门两侧一联“听溪枫下诗书礼,望月坝头日月星”,短短14个字,把书院的经纬追求说活,既要传播传统文化,带领孩儿们读诗读经知礼,也要鼓励学子们探索星辰大海。

谈及为什么在闽南乡村建造这座书院?孙燕华眼中闪烁着亮光。她说,她和爱人都在复旦大学任教,他们时常在想,高校里有这么多的优质资源,应该“往外走”到乡村里,让文脉扎根乡土,让资源赋能乡村,书院无疑就是这个“转化器”。

书院四周,绿荫环绕。近处溪水潺潺,田中间蔬菜鲜绿得仿佛能滴下青汁,远处青山如黛。这么美丽大方的书院,成了不少访客眼中的闽南乡村“会客厅”“宣讲堂”“同心驿站”。

每逢假期,这里最是热闹,大学生志愿者和中小学生们一道,开启一场场关于科技、文化和乡愁的活动。天井回廊间的欢声笑语、琅琅书声,让传统和现代在这片红土地上交融共生。

在书院里,可品饮“七泡有余香”的铁观音,配上橘红糕、花生等茶点,也可品尝刚摘的农家小菜,还可夜晚观赏星空圆月,听鸟鸣啾啾,诵经典名篇,看现代科技。

孙燕华说,“枫下”藏着与这片土地联结的两层深意,一是书院旁曾有一棵千年巨枫,小时候,孩子们常常在这棵老树下倾听村中长者讲古、族人议事,这里就像村里天然的公共文化空间;二是书院所在地就叫“枫下”,这是刻在地理坐标上的乡愁,是书院的根。

时至今日,书院继承了那棵古枫的使命,成为新的文化空间。阅历丰富的村支书成了讲故事的人,说的是先祖筚路蓝缕、邻里如何守望相助的旧事;学成归来的孙氏帅哥,带来人形机器人,讲的是科技改变生活;返乡创业的“新农人”,在这里开启直播,镜头对准的不仅是铁观音、藤铁工艺品和小吃,还有这书院的一草一木、一笔一画。

“文化润村,得像咱们安溪的功夫茶,”村支书递给我一杯刚刷的秋茶,金黄色的茶汤在德化白瓷杯里荡漾,“要慢,要润物细无声。你看这书院,它也像一泡好茶,我们只是把那壶水烧滚了,重新高冲下去,让它内在的、本真的味道慢慢苏醒,慢慢散发,最后浸润到每一户村民的日子里去。”

日暮时分,山影渐浓。我在想,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,落到下半篇,或许就是让每一个夙愿不被辜负,让每一缕漂泊的乡愁,在故土上,都有可以安然落脚的、带着书香和体温的归处。

书院内,灯亮了。书声融在渐墨的夜色里,幸有这书院的灯光,像一粒星火,微弱,却足以点亮一片心空,守望在时间的深处。

■柯远峰

其实最初的人生规划里,我从没想过会站上讲台——儿时的我是个十足的戏迷,追着高甲戏名丑柯贤溪先生想学戏,满脑子都是穿上戏服、站在戏台中央的梦。填报志愿时,也是父亲坚持把所有志愿改成师范,我才会被推进了师范校园。可现在回头看才懂,人生所有的“不期而遇”,都是为“更有意义的人生”而铺垫。

师范里丰富多彩的课程,与热爱文艺的我不谋而合,欣喜之外,仍有不甘。真正与教师职业和解的是实习期,我第一次登台给孩子们上课,当看到他们眼里闪烁的求知光芒时,我忽然读懂了教师职业的重量:原来真正的“舞台”从不限定于聚光灯下,更在能点亮他人的地方。之后,我带领学生排练了课本剧、舞台剧,朗诵节目,当学生们在我眼前精彩亮相的那一刻,我顿悟了:三尺讲台上,我早已是演员,又是编剧,更是导演。

这份觉醒,很快与我刻在骨子里的闽南文化相融。2017年,得知市里举办闽南童谣比赛,我立刻报了名,带着16个连闽南话都说不流利的孩子从零开始。那半年里,我每天中午都和孩子们泡在舞蹈室,重复练

戏迷·师者

习、不断打磨,从初赛到复赛,最后,我们终于拿到决赛的入场券,更是凭借团队力量,拿下了二等奖。

从那以后,我更坚定“以师者身份传非遗”的决心。印象最深的是李同学,一个连“阮”(我)和“汝”(你)都不会说的学生。我明知道指导这样一个不会说闽南话的学生会吃力不讨好,但看到他总带着期盼的眼神来找我,不忍拒绝,于是把刚出炉的《骑驴探亲》的创新版交给他练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我每天利用午休,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发音。再自学高甲戏丑角的台步、手势,一招一式教他。周末又把他带回家,客厅成了临时戏台,就这样,带着他一点一点磨出来。

比赛那天,他穿着戏服,迈着小碎步走上台,一挑眉、一甩袖,活脱脱一个小戏骨,实难相信这是一个大男孩。虽然他最后以一名之差落榜,却也完成了从“不会闽南方言”到“站上舞台表演”的蜕变。看着他眼里的光,我忽然懂了:教育的魔力,从不是让每个孩子都成为“第一名”,而是帮他们突破自我。

今年暑假,我幸得契机,编著小学古诗文闽南方言诵读校

本教材。古诗文的闽南方言发音,不同于白读音,它有平仄、韵律、变调等要求,没有现成的标准可参考。我就翻遍闽南方言词典,打电话请教专家,一字一词地抠。原计划十天完成的录音工作,最后花了一个多月,整本书前后检查了几十遍,小到标点符号,大到音频清晰度,都反复确认才敢定稿。我始终觉得,教育容不得半点马虎,传承非遗更是如此——这些古诗文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,闽南话是家乡的根,我不能让它们在我手里走了样。

如今再有人问我“为什么当老师”,答案早已刻在每一次备课的深夜里,刻在孩子们学会闽南话时的笑容里,刻在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的光亮里。

我很庆幸,我的讲台不仅是教书育人的阵地,更是非遗延续的舞台;我更骄傲,我能把儿时的戏梦,变成点燃孩子文化自信的火种。往后余生,我依然会站在这方讲台上,用乡音讲好家乡的故事,用热爱守护非遗的薪火!



(视觉中国)

东关关不住

■杜成堤

东关关不住,在看到余光中先生题的词之前,我也曾想起类似词句。因为随着驻村日长,我越发感受到,这里,关不住的是斑驳的历史时光,关不住的是双向奔赴的家国情怀和这里的秀山绿水。

东关村,穿村而过的桃溪水,滋润着两边的千亩沃田。夏秋两季阵阵稻浪随风翻滚,四季蔬菜瓜果飘香,尤其是这里冬瓜种植,历史悠久,声名远播,为泉州地区最早规模种植冬瓜地方之一。村边的古渡口,随着悠悠的桃溪水,静静地诉说着当日的繁华,那块镌刻着“马甲古渡”、状似大象的老石头见证过,曾经天天都有大大小小的100多艘船只,在古称“浦口”的渡口停靠。距离不远的东关桥,又名通仙桥,为省级文保单位。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五年(1145年),距今近千年,是闽南一带罕见的长廊屋盖梁式桥,已成为永春的地标建筑之

一。千百年来,东关桥目送多少货物从这里整装出发,直下刺桐港;目送多少游子从这里离别故土,漂洋过海,造就“无永不关市”的传奇,留下多少动人的传说故事。可以说,她始终是游子们心中的灯塔,承载着永春人民浓浓的乡愁。

东关正处于湖洋溪与桃溪两条河流交汇处,冲积出来的三角洲,地势平缓,绿草如茵,湖面如镜。登上湖畔仙湖寺四楼塔顶上,湛蓝的天空下,绵延的青山,东关桥赭红的屋顶,农家成排的黛瓦白墙,阵阵绿荫中夹杂落叶杉的红与黄,底下蔚蓝平静开阔的湖面,忽起忽落的鱼鹭,三三两两摇曳的小舟,构成一幅多姿多彩、唯美的山水画卷。

你说,东关的山水,东关的廊桥,东关的水仙,东关

的瓜果,还有东关的历史建筑,能关得住吗?当然了,如果你来了,一年四季,无论何时,可能都会比我发现更多关不住的美好事物呢!



投稿邮箱:dzn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